

百宋樓藏書志

頤宋樓藏書志卷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書類

附釋音尙書註疏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漢孔氏**安國**傳**中**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孔穎達序

孔安國序

尙書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漢孔氏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孔安國序

孔穎達序

尙書正義二十卷

東洋覆宋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敕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購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書契肇啟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方必宗乎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

爲盛矣後暨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遠
而篇簡爛脫或師徒眾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
綜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
異同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
採眾家之善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
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
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
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
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
源莫究伏惟應運統天膺文英武大聖至明廣

孝皇帝陛下道高貫日德邁重瞳正暢遐陬文
加異俗舉前朝之墜典正歷代之舊章崇儒雅
之風三王却軫闡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
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
能空極覃精竄周奧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
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
刊之典願垂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于犯旄炎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維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

郎守大理評事臣秦爽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勘官
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勘官承
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勘官
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勘官朝奉郎守
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勘官承
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勘官
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永徽四年

尚書正義序

尚書註疏二十卷

明覆宋八行大字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孔安國序

尚書正義序

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

數文鄭氏書說一卷

舊抄本

宋鄭朴撰

趙氏手跋曰數文書說一卷宋鄭伯熊撰按伯熊長于經學紹興中伊洛之學已息伯熊能振興之乃卓然可傳者但此書以書序爲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爲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法於秦誓序則爲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十一年於洪範序則爲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之義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訂矣然立論醇正處極多如發明服以象德之義推言天人相應之機皆能反覆詳辨以明其說經世立教於焉不墜爲可傳也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

五年進士詩文有景望集久已不傳乾隆壬辰予讀書杭堇浦先生家得見抄本急錄而藏之今又見吾友鮑以文抄本借而互較正其訛字寫一淨本以此等書乃世所罕見者故不惜筆墨之勞也嘉慶元年太歲在丙辰五月一日素

門趙軒室識

禹貢指南四卷

抄本

宋毛晃撰

尚書講義二十卷

抄本

宋史浩撰

洪範統一卷

舊抄本

宋趙鼎撰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已判之後天畀之聖人而寔任彝倫攸敘之責行淳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操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福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者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雖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爲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

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
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爲史又皆
祖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
山之學亦以福極于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
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
昔者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
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
之明夷利貞明入地中明夷天道在地君道在
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之在箕子也
洪範天道也君道也而可易窺乎善湘幼業書

長無所聞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
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然未知
有得于箕子否也開禧三年中秋前五日趙善
湘敘

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
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
八卦奠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
于外此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
而後行天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可以無九疇
天不能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

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道實闡其秘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晦之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爲用而何待乎洪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伏羲氏畫之卽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爲六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旣著則洪範之書遂爲經世之大法易與洪範固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敘九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羨里九疇在明夷

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良有以也有天下者監于茲焉善湘又敘

尙書精義五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黃倫撰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既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羸秦酷以虐焰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採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

傳爲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遏繇魏晉以降篇帙
缺亡未備而精眞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
烏之僞箕子萋蒞之蔽馮鉞柳谷之訛在所不
論然黨護于專門名家增倍師說至百萬言傳
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
人世耳目而指意爲之誣讖殆與厄于秦同科
理學曠蔽綿歷云久闢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
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闕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
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傳之秘
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

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蹉跎藩籬咀噉餘蘖
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
表所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啟其未悟
者編簡紛如亦戛戛乎難槩以目力也噫十指
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常刈其楚奧自啟賢
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數定規繩于方寸所
謂疏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
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
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
矣昔人有涿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

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
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爲精義也覽者亦宜以
余言爲然消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鳳從道敘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
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
是應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翦
裁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爲
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寔造渾灑靈之三昧非
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學者倘
能嚙齏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

錄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
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
淳熙庚子臘月
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仁山金履祥著

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
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
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于經
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
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于

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重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也

張氏金吾藏書志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卷按柳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著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云云蓋卽是書金氏受業于王柏所引柏說俱稱子王子曰以尊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邦伯之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

係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嫌其略矣又如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說率循大下云大下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下本从升與弁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俱表注所未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八字

尙書注十二卷 舊抄本 秦文恭舊藏

宋金履祥撰

是書已刊入十萬卷樓叢書

書蔡氏傳纂疏六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蔡沈序

嘉定乙巳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慎畏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君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

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缺
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
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
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
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
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
而許可之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
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古邢張子禹命
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云泰定四年丁卯
正月望日後學新安陳櫟謹書

王氏手跋曰丙午初秋展讀一過庭間早桂始開芬香襲人對此古編殊自喜也王廣心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半紙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前爲蔡序次櫟自序次說讀尙書綱領次纂疏凡例蔡序後有泰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木記卷首有毛晉私印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

書纂言四卷

舊抄本

元臨川吳澄纂言

顧應祥序

嘉靖己酉

讀書叢說六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自序

張樞序

書集傳輯錄纂註六卷 元刊本

元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考之古可見已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

周之盛非遽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帝王能行之願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夫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

其蘊奧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
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
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
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
介軒夢得親受學于勉齋黃氏警澗董氏故再
傳而鼎獲私淑也釋經諸論多出朱子迺取訂
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纂諸
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
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
有統宗會元之要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願播閱

傳註盈溢充斥眾寶眩瞶遺珠棄玉或所不能
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
論可堪警策者撫抉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
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也噫人皆
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况聰明首出受天
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
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
王自許而願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
之幸寔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
二月己未後學鄧陽董鼎謹序

朱子說書綱領

凡例

引用諸書

按此元翠巖精舍刊本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
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五字序後有□□甲
午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木記引用諸書後有建
安後學余安定編校一行元至正十四年歲在
甲午所缺蓋至正二字也

讀書管見四卷 明刊本 千頃堂舊藏

元王充耘撰

無名氏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密微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又豈假明經捷徑視舊學如弁髦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簣之際

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
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
幾而元綱板蕩山柵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盪
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複壁中僅免於燬
乃加補葺取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
光薦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真者矣
其首貢明科有以也及是余乞骸蒙恩至自南
陽吉乃出其先人手澤示余且道逃亡之脫亂
傳存至樂徵余言以傳信余旣嘉光薦之能寶
其從父遺書以遺其胤嗣又嘉吉之能通知父

志以不墜先業王氏一經之傳所以演世科之
澤者其在斯文乎其在斯文乎善繼善承余竊
有望焉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
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
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
千字畧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搢衣於耕野
之堂也梅幼和鶴云

吳槎客跋曰王充耘字與耕元統進士惜作序
者未詳何人豈卽卷末所謂梅幼和耶

唐翰題手跋曰元史類編三十四卷僞學四補遺王充耘附陳師凱傳後似卽据是書序文列入師凱亦江西人所著有尙書蔡傳旁通六卷錄其自序全文而云惜其人出處莫考則類編所補大抵皆据著述留存以傳其人耳然足以見邵氏搜羅闡發之不易矣乙巳秋日新豐鄉人記

書傳會選六卷

明刊本

明劉三吾等奉敕撰

尙書砭蔡編一卷

抄本

明袁仁撰

自序

尙書註考一卷

抄本

明陳泰交撰

項臯謨序

萬曆日亥

爾宋樓藏書志卷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詩類

附釋音毛詩註疏七十卷

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箋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奉勅撰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毛詩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

詩譜序

孔穎達序

毛詩本義十六卷

明刊本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歐陽修撰

張燿序

開禧三年

穎濱先生詩集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自序

詩總聞二十卷

舊抄本

宋 汶陽王質撰

自序曰窮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以徹爲期
愈疑愈堅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
得愈多當恢崇充羨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
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妙言之又有難
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有力
博采庶言自立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
疑力也予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
見謝君士英及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忽

有所省丙戌入蜀見陳君彥深及此陳曰江南人則可吾關西人不若此子益有所省庚寅再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俟子與採芝同心則商山風土草木自見何問我爲子大有所省又十八年自度可書乃書今具左方

聞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呼吸之別傳寫舛訛連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之法不同轉紐之法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蓋倏見古人之心期

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聞音一

聞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
不當爲此訓而爲此訓有當爲此訓而不爲此
訓有本無異義強出多端故語意多暗失作聞

訓二

聞章者凡分段是古爲章後爲解或以韻轉或
以語轉或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
昂不同故文辭相依隨而爲節奏大率以意細
推自見若拘于繁簡短長則其意不附章而生
作聞章三

聞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肅爲整有以亂爲整或其意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迴令人開拓以至囁嚅咨嗟從此得入作聞句

四

聞字者凡字畫是古字固多通用亦于偏傍繁省之間清濁輕重之際矯揉槩槩不勞更張自生義味但不可率情變文以附合己意若繩削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它迹作聞字五聞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

有一二見共同一出卽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
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不用
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狀所共識己所經見者
不與作聞物六

聞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
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各不同有制度雖同
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况
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細推自出
縱不卽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

聞跡者凡在處是山川土壤州縣鄉落皆不可

輕有不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
得其真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
而不似所在先釋本文徐及它載作聞跡八
聞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先平
心精意熟玩本文深釋本意然後卽其文意之
罅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隔推
有相濡滯自然顯見作聞事九

聞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顯考者固不在論其
隱味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
量雖不得其真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

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俗美惡時節寒

暄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間人十

陳日強跋

清祐癸卯

毛詩舉要圖一卷 宋刊本 季胤葦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詩集傳二十卷 宋刊本 五魂樓舊藏

宋朱熹集傳

自序

吳氏手跋曰宋本詩集傳吾鄉向有二本一爲
陳徵君簡莊年丈所藏一爲叔祖兔牀先生拜

經樓所藏今夏爲兒子彙升點定句讀因於舍

弟絜文處假拜經樓藏本校勘見宋本之善實
有遠勝近刻者惟缺卷太多至關風而止惜不
得徵君本俾多校數卷六月中汪薌國參軍來
齋中見余方手勘是書因出其舊藏本見眎楮
墨古雅字畫精楷與拜經樓本相伯仲自蓼莪
注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大雅板篇影鈔前後一
無題識惟每冊或有袁廷禱印五硯主人小方
印或有袁又愷藏書楓橋五硯樓收藏小長印
案徵君跋文云某旣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

中吳唫課適袁君又愷語及其家藏宋本詩集
傳因以他物易之凡二十卷與宋志合惟自小
雅蓼莪至大雅板之篇已缺爲可惜耳是本豈
卽徵君故物耶抑袁君別有一本耶何缺頁之
相符與其間經文如召南何彼穠矣作穠鄘風
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
母王風牛羊下括作羊牛齊風不能晨夜作辰
夜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小雅鴻雁三
章注引同
唐風寶大且篤作碩大豳風亦可畏也作不可
小雅胡爲厲矣作胡然朔日辛卯作朔月周頌

彼徂矣岐作彼咀既右饗之作右享屢豐年作
婁豐年魯頌其旂芾芾作芾芾商頌來假祈祈
作祁祁注文如周南不可休息下吳氏曰韓詩
作思小雅外禦其務下春秋傳作侮罔甫反周
頌假以溢我假下春秋傳作何溢下春秋傳作
恤彼咀矣岐下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
咀者岐今按彼書咀但作徂韓詩薛君章句亦
但訓爲徂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
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咀意韓子亦云彼岐
有咀疑或別有所据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

句與臧玉林經義雜記錢竹汀養新錄潛研堂文集所記者皆合惟小雅家伯維宰已作家伯爲宰商頌降子卿士已作降于又周頌臣工篇注畝二歲田也二當爲三案采芑注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一人手定之書不當有異說噫嘻篇注內方三十二里有奇二亦當作三案疏引周禮萬夫有川與十千之數相當計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應三十三里故鄭箋云方三十三里少半里

今注疏本

作二十三
里更誤
而集傳曰內方三十三里有奇也考

元番陽朱公遷詩經疏義二十卷初刻於正統
間重刻于嘉靖二年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是
書雖刻於明之中葉猶爲元儒手筆悉仍文公
之舊惟家伯維宰作爲宰據此則是本或爲宋
刻而元時翻雕者其缺卷及圖印又書賈作僞
以同於徵君所藏本冀獲厚值耳余既校錄於
坊刻監本爰增數語歸諸參軍參軍其珍藏之
倘得重爲刊布俾家竝戶誦則嘉惠後學更復
不淺參軍爲紫陽所自出故又推其不墮之思

云道光戊申補七月曬書日仁和縣學附學生
員海甯星滄里人吳之瑗厚渠氏識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半葉七行每行十五字注
文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

詩集傳二十卷 明正統內府刊本

宋朱熹集傳

詩圖

詩傳綱領

詩序辨說

無名氏手跋曰朱子集傳二十卷與毛傳同明

監本併爲八卷遂相沿襲幾不知有二十卷之
舊此本尙是明神宗以前舊刊是可寶也甲戌
仲秋廿八日記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呂祖謙撰

朱子序 淳熙壬寅

陸欽序 嘉靖辛卯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萬歷刊本

宋呂祖謙撰

朱子序 淳熙壬寅

顧起元序 萬曆癸丑

陸鉞序 嘉靖辛卯

嚴氏詩緝三十六卷 明味經堂刊本

宋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敘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旣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

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
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
賤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
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
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
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兒時出詩緝語我其說
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敢有以
臆決掩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
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
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

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緯排布截其幅
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
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
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
密開卷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
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攷亭繼
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
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稿五七言幽深天矯
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闕與而獨得風雅餘味
故能以詩言詩此賤傳所以眩若乎其後也余

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
故不自揆而爲之敘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
膚齋林希逸書

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
爲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
見旣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因于筆
割胥命錢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
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
涵詠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
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清祐戊

申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毛詩要義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魏了翁撰

詩說十二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宋信安劉克學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

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詩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其知乃如此然則詩之

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
之與詩文體升降違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
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
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掩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
者惟東晉補亡模倣序義習唐四言皆循其法
近每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
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
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
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
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

之言辭猶不可知况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
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
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
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
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
出於諸卿之右哉爾籥幽詩幽雅幽頌見於籥
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
宣石鼓之詞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
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
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

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抵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

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日繫于朱曰之次若全以鈇梓未易遽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廸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直舍

案汪闥原重刊本缺三卷此本完善見儀顧堂

集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秦定刊本

歐陽應麟撰

易有三易禮有三禮春秋有三傳詩有四家連山歸藏周易是爲三易連山歸藏今不復見太元散連山潛虛做歸藏予嘗參攷三易筮法纂成一編矣三禮則朱子嘗輯儀禮爲經二禮爲傳春秋則左氏公羊穀梁竝行于世詩則齊魯韓三家之說不傳今所傳唯毛氏耳予官中祕書授詩藩邸春容道山羣玉間與祕書郎王伯

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攷一卷 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可備參攷昔齊魯詩盛行于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竝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廢絕韓詩雖存而寢微唯毛氏猶行以至于今此四家詩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困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眞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盡洗時衽顯意古學于深嘉而力贊之予亦有嗜古癖

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
定五年甲子良月之望古涪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讀內翰王公詩攷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
不過僅存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
詩興廢之大略真足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
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
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如關雎一也毛以爲后
妃之德韓以爲賢人詠之以刺時魯則又以爲
詩人歎而傷周康王之后芣苢一也毛以爲衛
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爲衛宣

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以爲衛宣姜歸其娣而送之鼓鐘一也毛以爲刺幽王韓則又以爲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爲周大夫行役作韓以爲伯封作魯則又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汲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爲衛武公刺時韓則又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三家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如此正義曰毛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數之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于以知毛氏所引序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

作或者反爲毛氏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
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果作於子夏以前則
必爲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如是之抵
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容或眞
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
中可謂一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
意於去取間矣愚獨恨四家遽絕其三使其殺
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統壹聖經而幸
斯道猶幸而詩考之僅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
氏抵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師專

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真足以扶微學而廣
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
誠不可淺小論也愚故編寘集傳之末圖與四
方明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
其爲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
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
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
偏之論於其間哉况毛氏之於三家最爲後出
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
其後也讀者尙有以攷斯延祐甲寅秋新安後

學胡一桂序

張氏金吾曰是本刊附胡氏詩傳疏纂後韓詩韓奕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本闕下一句餘異同處頗多玉海通爲一卷此本六卷蓋猶是王氏舊第也

案此泰定單刊本每葉三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大黑口

詩攷一卷 元刊元印本

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

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
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
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
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
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閱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
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
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
嘆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
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鷦在梁以不濡其翼
爲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

禮云甸讀與惟禹敵之之敵同康成從張恭祖
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
誼謂騶文王之困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
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
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
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
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
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以相鼠爲妻諫
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
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

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
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
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
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
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
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
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
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詩地理攷六卷

元刊元印本

宋 凌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
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廼陵季
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
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
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
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
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
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
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
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

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
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尔世變日降今
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
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
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
春秋尔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
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攷讀詩者
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父自
序

新刊直音傍訓纂集東萊毛詩句解二十卷

宋刊本

宋宜春李公凱仲容撰

朱氏手跋曰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淳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櫟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剿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估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攷其官闕門世惜矣竹垞老人書於新懷齋中時年七十有二

按此書 四庫未收每半頁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注雙行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二十卷

元泰定刊本

宋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
祖刪述之本旨而含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
之作也有由哉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
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周季
季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爲於師摯聞關雎洋
洋溢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
語豈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之云
亡單喙消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傳乃分

別正聲之可絃可歌者其餘鄭衛之間有關淫
竇情性弗得其正辨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
小序之誤理渙辭釋使後死得與於斯文彰聖
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
詩解甚多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
氏獨能詣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
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爲詩之統宗會元
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
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攷据摭星宿於羲娥
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

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未底於海習射之未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纂集大成櫟括前後搜剔眾說學者得之如大庖厭飫不但染指管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其精力茲書歿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今劉氏君佐迺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子之學者堙鬱不售亟毀諸梓使學者誠能於此沉沒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

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壁將爭先觀之
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時泰定第四
禩彊圍單闕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
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父書
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附錄姓氏

語錄輯要

十五國都會地理之圖

詩傳綱領

按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

刊篆字木記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小字
雙行每行二十三字小黑口

詩傳旁通十五卷

舊校本

元 梁益撰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
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
剛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
氏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
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註異焉同焉各

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塲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搢搢于此味必欲開情必欲解參諸先正聞之老宿各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諸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至正四年秋九月十三日承直郎太平路總管推官致仕元隱居士濱州翟思忠序

詩續緒十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眾

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
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
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
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
言既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一遵程
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
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
所未究以今觀之其所作者爲何人所指爲何
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傳之
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尙也然幼

學之士讀經而惜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
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爲幼學慮也故博
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
也闕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
傳抵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
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耄言之或傳于後也非
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
後學梁寅序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一卷

元至正刊本

宋朱子集傳元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案卷一後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堂梓木印

詩經疏義二十卷

明初刊本

馬笏齋舊藏

元後學鄱陽朱公遷疏義野谷門人王逢原夫輯錄松塢門人何英積中增釋

朱熹集傳序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念愈窒遼遼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詠

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
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
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
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
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
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
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
論惟韓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
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
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間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
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不美其辭庶幾
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
事於涉涉下疑
有脫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
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
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
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
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憫而教之
則幸矣至正丁亥秋八月朔番易後學朱公遷

序

詩說解頤正釋三十卷總論二卷辨字八卷

明刊本

明後學紹興季本輯抄門人會稽馬核校正

胡宗憲序

嘉靖庚申

自序

嘉靖丁巳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

舊抄本

明廬陵後學孫鼎編

掣經室外集詩義集說四卷明孫鼎撰鼎字宜
鉉廬陵人永樂中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
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是編凡四卷蓋采取解頤
指要發揮矜式等書擇其新義彙爲一編仍分

總論章旨節旨各類展帙蘊然頗屬精備其中
所引如彭奇詩經主意曹居貞詩義發揮朱彝
尊則云未見謝升孫詩經斷法則云已佚考之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知是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經義考曾列此書而注云未見此則從原刻影
鈔惜其序文已佚耳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明芙蓉泉屋刊本

漢韓嬰撰

無名氏序

嘉靖十八年

百五本別行二

楊祐序

薛來序